

王田 著

蓮花冠子道人衣日侍君王宴

紫微花拂不知人已去掌間拂

與李排

蜀後主無於宮中第小中命

非道非冠蓮花冠子尋花拂以

侍翻聖蜀之涼也溫耳美而之

不托注之竟至溫歸得後想深

頤之合不無抗朕唐

古畫

步蹤



人民武藝出版社

古画迷踪

王 田 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3·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画迷踪 / 王田 著. - 北京: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3.7

ISBN 7-80176-067-0

I. 古...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6573 号

书名: 古画迷踪

作者: 王田

出版发行: 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100089)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天利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330 千字

印张: 13.5

印数: 1-3000 册

版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76-067-0/I·16

定价: 24.00 元



目 录

引 子

- | | | | |
|----|---------|---------|-------------|
| 1 | 古城又是风雪夜 | 小巷行医遭盘查 | (3) |
| 2 | 心中疑窦难解开 | 顺路匆匆到何宅 | (12) |
| 3 | 中堂发现画一幅 | 幸存国宝在人间 | (21) |
| 4 | 情系江南唐伯虎 | 谁人跟踪到门前 | (27) |
| 5 | 查封药铺父入狱 | 后生无畏打警察 | (33) |
| 6 | 身陷囹圄急无奈 | 白云观里求神仙 | (41) |
| 7 | 古画一幅表心意 | 磕头三拜成弟兄 | (48) |
| 8 | 闭门谢客读唐寅 | 挚友赏画说奇闻 | (55) |
| 9 | 俯首甘做门下客 | 教授轻抛一片心 | (62) |
| 10 | 无可奈何逃关外 | 小药铺里暂栖身 | (69) |
| 11 | 来往本是平常事 | 偏说女子太风流 | (79) |
| 12 | 枪声骤响在闹市 | 夺画血溅西月轩 | (87) |
| 13 | 一封书信传噩耗 | 千里奔丧回武安 | (96) |
| 14 | 卧底北平寻国宝 | 顺藤摸瓜露峥嵘 | (104) |



15	鸿雁传书无所忌	心存爱意两相知		(111)
16	一池秋水风波起	双方都在暗布兵		(125)
17	胜利狂欢到深夜	小店火烧膏药旗		(133)
18	北海饭馆小欢聚	才子佳人结良缘		(140)
19	通报敌情说根底	书生原是特派员		(149)
20	游行示威扬正义	当局特务错抓人		(156)
21	客死异乡多苦命	天明有望见儿孙		(162)
22	躲过搜捕领任务	为截古画再回城		(168)
23	淫荡男女无廉耻	古寺分手各西东		(181)
24	未曾锁定信号断	电文蹊跷难统一		(187)
25	举国欢庆大典日	金水桥畔喜相逢		(194)
26	身负使命无处躲	乔装打扮进青楼		(201)
27	书信不知何处寄	隔岸相思盼归期		(208)
28	老树抽枝绽新蕾	春风得意马蹄疾		(218)
29	偷窥何宅好难过	有客来访谢恩人		(225)
30	几度难寻新线索	敌伪档案有文章		(230)
31	目标锁定道观外	神秘大火起仓房		(237)
32	鉴定古画显身手	亲家人党却推迟		(243)
33	春心骚动觅夫婿	命运多舛似浮萍		(249)
34	整风运动险遭难	老账新翻理不公		(258)
35	两次追踪到寺院	疑点还在小山村		(265)
36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字画贗品多		(275)



37	文革风雨来得骤	抄家哪管是与非		(281)
38	大侠千里盗字画	小试身手闯京城		(291)
39	爷俩争论文与画	不屑小人逞威风		(301)
40	一夜电影知唐寅	富贵牡丹出水来		(309)
41	毕生结缘古画店	淡泊名利福寿长		(325)
42	春雨杏花好诗句	寻人启事费疑猜		(339)
43	雇凶杀人结命案	法网恢恢罪难逃		(348)
44	寻古抒怀多感慨	致富何必卖祖宗		(361)
45	为找古画几多秋	年已古稀志未酬		(375)
46	拍卖会上露踪影	扑朔迷离找牡丹		(381)
47	故事后面有故事	破案找人两分开		(388)
48	狡狐不敌好猎手	欲擒故纵下广州		(396)
49	华侨万里送国宝	换回赝品当家珍		(407)
50	阳春三月风光好	牡丹盛开在京都		(420)

后 记

引子

1999年，北方的一张报纸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杀人犯锒铛入狱，国宝古画又成迷案”，说的是某郊县一个文化局副局长为了能当上局长，花高价买了一幅唐寅的《牡丹富贵图》送给上级，刚刚如愿以偿当了局长，未料该画竟是赝品……于是，他就迁怒于卖画的那个人，后来竟丧心病狂地雇凶报复了那个画店的老板。杀人者自然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可是那幅《牡丹富贵图》却不翼而飞了。公安人员费尽周折，终于找到那幅古画，然而，经专家们鉴定该画确是赝品。真迹也好，赝品也罢，其实，寻找唐寅的《牡丹富贵图》本身就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而且由来已久……1943年北平的一些报纸也刊登过一条消息：“西月轩画店发生枪击事件”，说的是两伙人为争夺一幅古画发生械斗，而这幅古画就是唐寅的《牡丹富贵图》……

这幅古画的主人原是金草堂药铺的一位大夫……



1

古城又是风雪夜 小巷行医遭盘查

1943年的冬月，一场暴风雪，使迷蒙的、铅灰色的北平天空更加昏黑暗淡。

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紧。古老、破旧的前门楼子在风雪中呜咽着。街道两旁的枯树就像骨瘦如柴的老妪，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站不稳脚跟。

夜幕降临，昏暗的街灯下见不到几个行人。

长安街上，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匆忙地朝东四牌楼方向跑去，在风雪中留下一串串“叮叮当当”的、沉闷的铃声。风雪肆无忌惮地抽打着车夫，车夫大口地呼吸着，嘴里喷出的呵气变成了雾状，使他们的胡须、睫毛、眉毛都挂上了白霜。然而，他们却顾不上擦一把，这可是难得的一趟买卖呀，拉完这趟，他们也该回家了。因为十点钟以后有些地段戒严，一般人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在街上跑？



心急如焚的乘车人恨不得让黄包车飞起来。就在快到东四牌楼的时候，一个龟缩在街巷里的警察突然冲了出来，把警棍一挥，厉声喝道：

“站住！干什么的？”

跑在前面的黄包车车夫吓得赶紧停下车，差一点儿把乘车人从车上摔下来，车夫忙回头用歉意的又似求救的眼光望着乘车人。那乘车人没有理会这些，对那个警察眼皮儿也没撩，冷冷地说：

“怎么，接大夫看病不行吗？”

“下来！下来！看病？到哪儿看病啊？把良民证拿出来！”

坐在前面的人并没有下车，只是掏出证件给了那个警察，他不想浪费口舌，更不想找麻烦。那个警察接过证件只看了一眼，就点头哈腰地把证件还给了车上的人，然后又望了望后面车上的人说：

“后面这位是大夫吧？”

“我是，我是，鄙人杨金汤，前门打磨厂金草堂药铺大夫，这是我的证件。”后面的乘车人宽宽的额头早已沁出了冷汗，他一面报上自己的姓名、身份，一面小心翼翼地递过良民证。那个警察并没有看他的证件，而是笑眯眯地朝车夫摆了摆手说：“走吧！走吧！当心点，雪天路滑，别跑那么快。”

“谢谢！谢谢！”杨金汤诚惶诚恐地道谢着。他心里直纳闷儿，眼前请我看病的到底是什么人呢？那东四牌楼附近也有几家诊所，为啥大老远地跑到前门打磨厂找我这个小药铺的郎中啊，是因为我杨金汤有祖传的秘方？再有，那个凶神恶煞的警察为啥连我的证件也不看，态度还变得那么谦恭呢？这个人会不会是……他不敢多想。

坐在前面黄包车上的是一位三十四五岁的中年人，穿一件灰



蓝色的大褂，围了一条驼色的围脖儿，方脸盘儿高颧骨，显得有些清瘦，额下剑眉高挑，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似乎度数不是很深，炯炯有神的双眼，透着一股英气。只见他抬头望着满天的风雪，焦急地催促着车夫：

“师傅，能再快一点儿吗？”

“好嘞！先生，您坐稳喽。”

黄包车车夫一面答应着，一面加快脚步。车轮在雪地上压出吱吱咯咯的响声。

黄包车进了东单路口一直往北走，然后又往左拐进了金鱼胡同，终于来到了病人的家门口。

那是一个不大的角门，角门旁的门框上钉着一块小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何宅”两个字。坐在前面黄包车上的人就是这宅子的主人，名叫何剑飞。何剑飞下了车，又忙把杨先生请下车，然后让两位车夫在门外候着。

“杨先生，请。”何剑飞把角门推开，让杨先生先走。杨先生小心翼翼地进了院门，扫了院子一眼，然后同何剑飞来到了正屋。这时，焦急万分的何夫人听见动静，忙从东屋迎了出来。

“这位是金草堂的杨先生，这是我的夫人齐江北。”何剑飞忙介绍说。

“辛苦了，杨先生。请到东屋。唉，我这孩子咳嗽有一个多礼拜了，看了几个医生都没看好，今天烧得厉害，又咳嗽，又憋气的，您可得好好给看看。”何夫人就像盼来救星一样恳求地说。

“叫杨先生喘口气嘛，杨先生是专攻小儿疾患的专家，放心吧。快给先生上茶。”

“杨先生，您先请坐，这大冷天的，真不好意思把您麻烦来。”何夫人一边说着，一边倒了一杯茶递给杨先生。

“别客气，先给孩子看病吧。”杨金汤接过茶杯，放在地桌



上，望了一眼靠墙角床上满脸潮红的男孩，忙走过去。他把孩子的小胳膊从被子里轻轻地拿出来，轻轻地把了把脉，又让孩子张开嘴，看了看舌苔，然后对何先生、何夫人说：

“不要紧，不要紧，这是肺热咳嗽。我开三剂清热化痰的方子试试，会好的。”

杨金汤说着从药箱里拿出处方笺，用毛笔写着处方：

麻黄二钱、杏仁三钱、石膏一两、生甘草三钱、板蓝根一两、金银花五钱、连翘五钱、贝母三钱……

“明天去药铺把药抓来，煎好后，一剂喝两次，早晚各一次。”杨金汤写完方子后递给何先生说。

“杨先生，今天晚上能叫我家先生去……”何夫人想叫丈夫马上就随杨先生去拿药，不过，她没有把后面的话说出口。

“明天上午去吧，现在晚上不太平啊。”杨金汤说。

“那孩子要是还不停地咳嗽、喘不上气可怎么办？”何夫人心里没底，望着杨先生问道。

“这样吧，你们家有白梨吗？”

“有，上午刚给孩子买的。”

“那好，用大白梨、鲜姜片熬汤，放些冰糖给孩子喝一喝，我这还有点应急的止咳平喘的药，先给你们两包，咳嗽厉害了就给他吃上半包。”

“好，好。谢谢您了，杨先生。”何夫人感激地说。

“嗨，谢什么，我就是看病的嘛。”

“江北，快给杨先生拿钱。”何剑飞对夫人说。

“不忙，不忙。”杨金汤趁这个工夫，用眼睛环顾了一下这不算宽绰的房间，让他吃惊的是，这房间的布置很有些像自己家的



样子，那墙上的挂画，那古董架上的瓷器，只是墙上多了一柄雕花宝剑……

“杨先生，这是您的出诊费。”何夫人把出诊费递给了杨先生。

“那我就不客气了。你们快给孩子熬点儿梨汤吧，我也该回去了。”杨先生接过钱，收拾好药箱，站起身来。

“剑飞，你送送杨先生吧。”

“我送，两辆车都在外面候着呢。”何剑飞说。

“不用您送，我自己回去就行了。”杨先生说。

“还是送送您吧。”

“不用，真的不用。”

……

等在大门口的黄包车夫一见他们出来，忙招呼他们上车。

“何先生，您不要客气，请回吧，照顾孩子要紧。”

“那，这样吧，两位师傅，这是你们的脚钱，一定要把杨先生安全送到家。”

“一定，一定。”两位车夫高兴地答应着。

“有一个车送我就行了。”杨金汤说着坐上来时坐的那辆车。另一辆车夫手里拿着何先生的钱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这不拉活儿，怎么好意思收人家的钱啊？何剑飞倒挺痛快，说：

“师傅，您把钱收起来吧，在外面等了半天了，怪冷的。”

“那，谢谢先生了。”车夫感激地向何剑飞鞠了个躬，把钱放进了衣兜。

“先生，坐好，走喽。”拉杨金汤的车夫架起车轱，跑了起来。

“请回去吧，何先生。”杨金汤在车上向何剑飞摆了摆手。

何剑飞站在门口，一直望着黄包车消失在风雪夜中……



还是那个地方，还是那个警察，见到黄包车厉声喝道：

“站住，干什么的？这半夜三更的。良民证！”

“老总，我是给人家出诊的，现在回家去。”

“出诊？下来检查！”那个警察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地瞟着杨金汤。杨金汤心里自然明白，用手一边掏出良民证，一边掏出几张票子，递给了那个警察。

“老总，这是一点意思，买包烟吧，天怪冷的。这是我的证件。”

那警察一面接钱，一面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下证件，说了一句：

“行了，快走吧，别让宪兵队看见，他们可没我好说话。”

尽管杨金汤证件齐全，也真怕遇到这些夜查的人，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更何况北平的时局动荡……可他不明白，何先生的面子为什么那么大呢？看他家的宅院也不像是大户人家，看他家里摆的一些古董，挂的几张字画，顶多是个书香门第，书香门第会让警察另眼看待吗？这很叫他疑惑。不过他心里又想，看这位何先生对黄包车夫的态度，又不像是个坏人。唉！管他是什么人，什么背景呢，他请我看病，又没少给我钱，但愿回家的路上别再遇上鬼子宪兵什么的。我杨金汤虽说在前门打磨厂附近有些名气，也都晓得我擅长给小儿治疗疾患，说我有祖传秘方，药到病除。可那小日本鬼子，他会管你是不是大夫吗？

近来，北平连续发生小药铺被盗的事，而且丢的都是金银细软、古董字画。北平的一些小报也大肆渲染，说飞贼是一男一女，来无影去无踪，先踩点儿后下手，每次都能成功。这使很多药铺老板不得不加倍小心，能早关门就早关门，能不出诊就不出诊。

杨金汤一想到这里，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还真惦记起家里



来。他忙催促黄包车夫，叫他加快脚步。因为有的路段戒严，他们只好绕道前门。

说来也奇怪，就在杨金汤去何家出诊的时候，金草堂药铺真的来了一男一女。他们一进门就找大夫，女的说她头痛得厉害。两个伙计说杨大夫出诊了，他们只管抓药，让他们明天再来，那个女人不干，说伙计骗她，非要去后院找大夫不可，一个伙计只好去后院禀报杨夫人，没想到那两个人也跟了进去。

杨夫人听到前面铺子吵吵嚷嚷的，忙出去看个究竟。正在学习的杨家的大小子杨思远，看见妈妈出了屋门，也跟了出来，正好与那两个人碰上。听他们说要找父亲看病，杨思远很不客气地说：

“我爸爸不在！你们要看病请到药铺里候着，到我们后院干什么？”

那男的没有理会杨思远，只对杨夫人说他老婆头痛很厉害，想请杨大夫给瞧瞧。杨夫人看了一眼那个长得眉清目秀、脸色红润、非常漂亮的女人，不像有病的样子，倒是那个男的，脸色蜡黄，有些病态。杨夫人说她先生真的不在家，并让他们到上房瞧了瞧。她看得出，那两个人要不到屋里看个究竟，是不会罢休的。

那两个人站在上房朝里屋瞧了瞧，的确没有发现杨大夫。这时，那个女的突然发现里屋的花架上摆着一盆盛开的茉莉花，就借故和杨夫人套近乎说：

“大嫂，这盆茉莉花怎么养得这么好，开了这么多的花，真好看。”

“您，您也喜欢花？”杨夫人问。

“喜欢，喜欢，我一见这花呀，病就好了一半儿了。”

“行了，既然杨大夫不在，我们走吧！”那个男的有些不耐烦



地说。

“大嫂，我们改天再来。”那个女的温柔地说。

“二位请慢走！”杨夫人说着，客气地把他们送出药铺，不过，她此时心里却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妈，对这种人不要客气。”杨思远说。

“你小孩子不懂，我们开药铺的要和气生财。”

“那也得分什么人，我看那两个人不像来看病的，倒像来找茬儿的。那女的我没太注意，可那男的鼻子朝上翘着，像个哈巴狗，闻来闻去的，两眼还放着凶光，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爸爸怎么说的，不要以貌取人！你怎么不长记性？”

“我看他们就不像好人，尤其那个男的，他要再到咱家耍赖，我就对他不客气！”

“小祖宗，你就少惹是非吧。听妈话，赶快洗洗，睡觉去！”

杨夫人一边说着儿子，一边吩咐伙计们：

“上门板吧，天不早了。”

“好，上门板。”伙计答应着走了。

.....

黄包车拉着杨金汤拐了几个弯，到了金草堂药铺门口。杨金汤下了车，从旁边的小胡同进了自己的家。

一进屋，杨夫人就把两个求医人的事和杨金汤说了。杨金汤心里也犯了嘀咕，会不会是飞贼来踩点？不过，他表面还是很镇静地安慰夫人说：

“快睡觉吧，不就是来找我看病的吗？别大惊小怪的，没事，没事。”

“那也得小心点儿，你再到院子看看咱角门插得牢不牢？”

“行，我去看看，你先睡吧。”

杨金汤到外面小院转了转。一阵冷风吹来，卷起的雪花飘进



了杨金汤的衣领里，他感到心里有些发颤，忙看了看角门，再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啥事才回到屋里。他插上房门，简单地洗了洗，就上床休息了。

杨金汤躺在床上，并没有入睡，心里还想着夫人说的那两个人上门求医的事，他觉得这件事小视不得，必须提防着点儿……要不要把墙上那幅古画摘下来？转而一想，不妥，夫人本来胆小，这样草木皆兵，她要把我圈在家里，不让我出诊，一家人可怎么生活呢？唉，还是过些时候再说吧。